

文 學 叢 刊

方 北

青 艾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方 北

青 艾

有版權

定價三角五分

# 北方

艾青作

發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

印刷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 文學叢刊

第七集

共六十冊

馬 藪	桓 秀 外 傳	湖 畔	華 亭 鶴	驛 運	洪 流	石 屏 隨 筆	羽 書
長 篇	中 篇	短 篇	短 篇	短 篇	短 篇	散 文	散 文
蕭 剛	楊 剛	叔 文	盧 生	白 平 階	靳 以	繆 崇 羣	吳 伯 蕭
信	兩 景	晦 明	龍 · 虎 · 狗	咀 華 二 集	小 城 故 事	北 京 人	北 方
散 文	散 文	散 文	散 文	批 評	戲 劇	戲 劇	詩 集
方 令 孺	方 敬	柯 靈	巴 金	李 健 吾	袁 俊	曹 禺	艾 青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初版

三十八年六月三版

## 序

『北方』原爲『七月詩叢』之一，後因武漢撤退，未能出版，我到桂林後，才自己掏錢把牠印了出來，聊慰自己和寫詩的友人的寂寞而已。至於出版後，讀者對牠的那種信任，却是我意料之外的事。

我是酷愛樸素的，這種愛好，使我的情感顯得毫無遮蔽，而我又對自己這種毫無遮蔽的情感，邀起了愉悅。很久了，我就在這樣的境况裏繼續着寫詩。

近來常常有一種企圖抹煞刻畫現實面貌的任何詩作的，惡劣的傾向，而堅持這種傾向的人，却又是那些無論在理論上或在技巧上都早已成了癱死的陳屍的人。這些人的頭腦之昏庸，實可令人驚嘆！

中國新詩，已走上可以穩定地發展下去的道路；現實的內容和藝術的技巧已

慢慢地結合在一起。新詩已在進行着向幼稚的叫喊與庸俗的藝術至上主義可以雄辯地取得勝利的鬥爭。而取得勝利的最大的條件，却是由於牠能保持中國新文學之忠實於現實的，戰鬥的傳統的緣故。

『北方』原爲六十四開的橫排本，內收詩八首，現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收進『文學叢刊』增加了『駱駝』『黃昏』八首，改成現在的版本。這集子是我在抗戰後所寫的詩作的一小部份，在今日，如果真能由牠而激起一點種族的哀感，不平憤懣，和對於土地的眷念之情，該是我的快樂吧。

艾奇一九三九年七月，桂林。

# 目錄

序

復活的土地	一
他起來了	四
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七
北方	一六
風陵渡	二五
乞丐	二八
驢子	三一
駱駝	三三

補衣婦	三
農夫	三九
刈草的孩子	四一
老人	四二
篝火	四四
手推車	四六
黃昏	四八
我愛這土地	五〇

## 復活的土地

腐朽的日子

早已沉到河底，

讓流水沖洗得

快要不留痕跡了；

河岸上

春天的脚步所經過的地方，

到處是繁花與茂草；

而從那邊的叢林裏



也傳出了

忠心季節的百鳥之

高亢的歌唱。

播種者呵

是應該播種的時候了，

爲了我們肯辛勤地勞作

大地將孕育

金色的顆粒。

就在此刻，

你——悲哀的詩人呀，

也應該拂去往日的憂鬱，

讓希望甦醒在你自己的

久久負傷着的心裏：

因為，我們的曾經死了的大地，

在明朗的天空下

已復活了！

——苦難也已成爲記憶，

在牠溫熱的胸膛裏

重新漩流着的

將是戰鬥者的血液。

一九三七，七月六日，滬杭路上，

他起來了

他起來了——

從幾十年的屈辱裏

從敵人爲他掘好的深坑旁邊

他的額上淋着血

他的胸上也淋着血

但他却笑着

——他從來不會如此地笑過

他笑着

兩眼前望且閃光

像在尋找

那給他倒地的一擊的敵人

他起來了

他起來

將比一切獸類更勇猛

又比一切人類更聰明

因爲他必須如此

因爲他

必須從敵人的死亡  
奪回來自己的生存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  
德州。

# 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雪落在在中國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鎖着中國呀……

風，

像一個太悲哀了的老婦，

緊緊地跟隨着

伸出寒冷的指爪

拉扯着行人的衣襟，

用着像土地一樣古老的話

一刻也不停地絮話着……

那從林間出現的，

趕着馬車的

你中國的農夫

戴着皮帽

冒着大雪

你要到那兒去呢？

告訴你

我也是農人的後裔——

由於你們的

刻滿了痛苦的縐紋的臉

我能如此深深地

知道了

生活在草原上的人們的

歲月的艱辛。

而我

也並不比你們快樂啊

——躺在時間的河流上

苦難的浪濤

曾經幾次把我吞沒而又捲起——

流浪與禁監



已失去了我的青春的

最可貴的日子；

我的生命

也像你們的生命

一樣的憔悴呀

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鎖着中國呀……

沿着雪夜的河流，

一盞小油燈在徐緩地移行，

那破爛的烏篷船裏

映着燈光，垂首頭  
坐着的是誰呀？

——啊，你

蓬髮垢面的少婦，

是不是

你的家

——那幸福與溫暖的巢穴——

已被暴戾的敵人

燒燬了麼？

是不是

也像這樣的夜間，

失去了男人的保護，

在死亡的恐怖里

你已經受盡敵人刺刀的戲弄？

咳，就在如此寒冷的今夜，

無數的

我們的年老的母親，

都蜷伏在不是自己的家里，

就像異邦人

不知明天的車輪

要滾上怎樣的路程……

——而且

中國的路

是如此的崎嶇

是如此的泥濘呀。

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鎖着中國呀……

透過雪夜的草原

那些被烽火所囓啃着的地域，

無數的，土地的墾殖者

失去了他們所飼養的家畜

失去了他們肥沃的田地

擁擠在

生活的絕望的污巷里

饑饉的大地

朝向陰暗的天

伸出乞援的

顫抖着的兩臂。

中國的苦痛與災難

像這雪夜一樣廣闊而又漫長呀！

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鎖着中國呀……

中國，

我的在沒有燈光的晚上

所寫的無力的詩句

能給你些許的溫暖麼？

一九三七，十二月二十八夜間。

# 北方

一天

那個珂爾沁草原上的詩人

對我說：

「北方是悲哀的。」

不錯

北方是悲哀的。

從塞外吹來的

沙漠風，

已捲去北方的生命的綠色

與時日的光輝

——一片暗淡的灰黃

蒙上一層揭不開的沙霧

那天邊疾奔而至的呼嘯

帶來了恐怖

瘋狂地

掃蕩過大地

荒漠的原野

凍結在十二月的寒風裏

村莊呀，山坡呀，河岸呀

頽垣與荒塚呀

都披上了土色的憂鬱……



孤單的行人，

上身俯前

用手遮住了臉頰，

在風沙裏

困苦了呼吸

一步一步地

掙扎着前進……

幾隻驢子

——那有悲哀的眼

和疲乏的耳朵的畜生，

載負了土地的

痛苦的重壓，

牠們厭倦的腳步

徐緩地踏過

北國的

修長而又寂寥的道路……

那些小河早已枯乾了

河底也已澆滿了車轍，

北方的土地和人民

在渴求着

那滋潤生命的流泉啊！

枯死的林木

與低矮的住房

稀疏地，陰鬱地

散佈在灰暗的天幕下；

天上，

看不見太陽，

只有那結成大隊的雁羣

惶亂的雁羣

擊着黑色的翅膀

叫出牠們的不安與悲苦，

從這荒涼的地域逃亡

逃亡到

綠蔭蔽天的南方去了……

北方是悲哀的

而萬里的黃河

洶湧着混濁的波濤

給廣大的北方

傾寫着災難與不幸；

而年代的風霜

刻畫着

廣大的北方的

貧窮與飢餓啊。

而我

——這來自南方的旅客。

却愛這悲哀的北國啊。

撲面的風沙

與入骨的冷氣

決不會使我咒詛；

我愛這悲哀的國土，

一片無垠的荒漠

也引起了我的崇敬

——我看見

我們的祖先

帶領了羊羣

吹着筚篥

沉浸在這大漠的黃昏裏

我們踏着的

古老的鬆軟的黃土層裏

埋有我們祖先的骨骸啊，

——這土地是他們所開墾

幾千年了

他們曾在這裏

和帶給他們以打擊的自然相搏鬥，

他們爲保衛土地

從不會屈辱過一次，

他們死了

把土地遺留給我們——

我愛這悲哀的國土，

它的廣大而瘦瘠的土地  
帶給我們以淳樸的言語  
與寬闊的姿態，

我相信這言語與姿態  
堅強地生活在大地上  
永遠不會滅亡；

我愛這悲哀的國土，

古老的國土

——這國土

養育了爲我所愛的  
世界上最艱苦  
與最古老的種族。

## 風陵渡

風吹着黃土層上的黃色的泥沙

風吹着黃河的污濁的水

風吹着無數的古舊的渡船

風吹着無數渡船上的古舊的布帆

黃色的泥沙

使我們看不見遠方

黃河的水

激起險惡的浪



古舊的渡船

載着我們的命運

古舊的布帆

突破了風，要把我們

帶到彼岸

風陵渡是險惡的

黃河的浪是險惡的

聽呵

那野性的叫喊

牠沒有一刻不想扯碎我們的渡船

和鯨吞我們的生命

而那潼關啊

潼關在黃河的彼岸

牠莊嚴地

守衛着祖國的平安。

一九三八年  
初，風陵渡。

# 乞丐

在北方

乞丐徘徊在黃河的兩岸

徘徊在鐵道的兩旁

在北方

乞丐用最使人厭煩的聲音

吶喊着痛苦

說他們來自災區

來自戰地

飢餓是可怕的

牠使年老的失去仁慈

年幼的學會憎恨

在北方

乞丐用固執的眼

凝視着你

看你在吃任何食物

和你用指甲剔牙齒的樣子

在北方

乞丐伸着永不縮回的手

烏黑的手

要求施捨一個銅子

向任何人

甚至那掏不出一個銅子的兵士

一九三九，在臨海道上。

## 驢子

你披滿沙土的身體

乾毛剝落的身體

拖着那

無終止地奔走在原野上的

人們的可憐的什物；

你下垂的耳朵

無力的耳朵

聽慣了

由輪軸傳向空闊去的悲哀的嘶叫；

你灰色的眼睛

瞌睡的眼瞳

映照著

北方的廣漠的土地的憂鬱；

你小小的腳踏

疲乏的腳跡

走着那

廣漠的土地上的

不平坦的荒涼的道路；

你倦怠，你辛苦，你孤獨，

在這永遠被風砂罩着的土地上

驢子啊，

你是北國人民的最親切的朋友。

## 駱 駝

你來自寒外的生客啊——

披着無光茸亂的乾毛，

邁着這樣笨拙的脚步，

你的眼光充滿好奇；

而你流着唾沫的嘴，

又那麼冷嘲似的笑著……

你咬嚼着木頭與石塊，

又嗅着自己剛撒出的尿水，



你的身上發散着酸臭；

你舉起了笨重的長頸；

你的叫聲像梟鳥的夜笑；

你走在大街上，

緩慢地擺動着高大的身體，

那可笑的樣子啊，

活像剛放下鋤頭，

第一次跑進城來的農夫；

而你的主人們：

戴着破爛的皮帽，

穿着不合身材的衣服，  
臉上的條紋那麼寬闊，  
表情也那麼奇異。

——那裏來的這些笨貨啊？

啊——

他們來自北國荒涼的原野，

他們跨越過風與塵土統治之國，

他們在堅忍裏消磨年月，

他們從塞外帶來黃金與白銀，

又從南方運回了異國機械的產物，

而駱駝做了他們行商的船隻。

你城市的生客啊

你太辛苦了！

請坐吧。在我們大街的人行道上，

而我們將用帶子來拂去

你峯腦上的

從遙遠的沙漠帶來的塵土……

## 補衣婦

補衣婦坐在路旁

行人走過路

路揚起沙土

補衣婦頭巾上是沙土

衣服上是沙土

她的孩子哭了

眼淚又被太陽晒乾了

她不知道

只是無聲地想着她的家

她的被炮火毀掉的家

無聲地給人縫補

讓孩子的眼

可憐的眼

瞪着空了的籃子

補衣婦坐在路旁

路一直伸向無限

她給行路人補好襪子

行路人走上了路

一九三八年二月，平漢路某站。

## 農夫

你們是從土地裏鑽出來的麼？  
——

臉是土地的顏色

身上發出土地的氣息

手像木椿一樣粗拙

兩腳踏在土地裏

像樹根一樣難於移動啊

你們陰鬱如土地

不說話也像土地

你們的愚蠢，固執與不馴服  
更像土地呵

你們活着開墾土地，耕犁土地，  
死了帶着痛苦埋在土地裏

也只有你們

才能真正地愛着土地

一九四〇年四月。

## 刈草的孩子

夕陽把草原燃成通紅了。

刈草的孩子無聲地刈草，

低着頭，彎曲着身子，忙亂着手，

從這一邊慢慢地移到那一邊……

草已遮沒他小小的身子了——

在草叢裏我們只看見；

一只昏草的竹筴，幾堆草，

和在夕陽裏閃着金光的鐮刀……

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七日。



## 老人

在長長的瓜棚的旁邊

伸引着一條長長的泥地

一個駝背的老人翻掘着泥土

想在那兒播散新的種子

他是這樣困苦地工作着

他的背聳得比他的頭還高了

他翻掘一陣又檢理一陣

把野草和石塊都擲棄在兩邊

他的衣服像黑泥一樣烏暗

他的皮膚像黃土一樣灰黃

陽光從高空照着他的臉

臉上是樹皮似的繁雜的繃紋

他舉着鋤用力地繼續着翻掘

汗已從他的前額流到他的頸邊

微風吹過時他輕輕地咳了幾聲

明朗的陽光映出他憂鬱的臉

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七日。

## 篝火

黃昏降落到我們的曠野時，

快樂的火焰就升起了——

牠在黯暗的樹林的下面，

閃耀着眩眼的紅光……

白色的烟像夜間的霧，

迷漫了山谷和樹林，

跟隨着秋天晚上的風

徐緩地流散到遠方……

在白烟的襯托裏，  
在篝火的照耀裏，  
映着幾個農夫和農婦  
背負了收穫物晚歸的暗影。

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夜。

## 手推車

在黃河流過的地域

在無數的情乾了的河底

手推車

以唯一的輪子

發出使陰暗的天穹痠癢的尖音

穿過寒冷與靜寂

從這一個山脚

到那一個山脚

微響着

北國人民的悲哀

在冰雪凝凍的日子

在貧窮的小村與小村之間

手推車

以單獨的輪子

刻畫在灰黃土層上的深深的轍跡

穿過廣闊與荒漠

從這一條路

到那一條路

交織着

北國人民的悲哀

## 黃昏

黃昏的林子是黑色而柔和的

林子裏的池沼是閃着白光的

而使我沉溺地承受它的撫慰的風啊

一陣陣地帶給我以田野的氣息……

我永遠是田野的各種氣息的愛好者啊……

無論我飄泊在那裏

當黃昏時走在田野上

那如此不可排遣地困惑着我的心的

是對於故鄉路上的獸糞的氣息

和村邊的畜棚裏的乾草的氣息的記憶啊……

一九三八，七月十六，黃昏，武昌。



## 我愛這土地

假如我是一隻鳥，

我也應該用嘶啞的喉嚨歌唱：

這被暴風雨所打擊着的土地，

這永遠洶湧着我們的悲憤的河流，

這無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風，

和那來自林間的無比溫柔的黎明……

——然後我死了，

連羽毛也腐爛在土地裏面。

爲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

因爲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一九三八，十一月十七日。



文化生活出版社